

全球通史

公元1600年—公元1800年

HISTORY OF THE WORLD

8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通史.8/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著; 宋鸥等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72-0140-4

I . ①全 ··· II . ①美 ··· ②宋 ··· III .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0184号

读史书，就是读自己

好书，就是好历史。好历史，就是好书。

好历史，就是好人生。

好人生，就是好历史。

卷八

世界文明史·上古卷·卷八

世界文明史·上古卷·卷八

全球通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执行编辑: 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 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副主任助理: 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 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 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 托尼·阿兰

《君主威权》编务:

策划: 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 法古斯·弗莱明
研究人员: 卡罗琳·阿尔考克
鲍尔·都斯威尔
编辑助理: 克里斯汀·诺贝尔
策划助理: 瑞克尔·吉比逊
编务助理: 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 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 佐伊·斯班塞

编辑制作:

主任: 萨曼塔·希尔
程序控制: 艾玛·维思
编辑部: 特里萨·约翰
黛博丝·莱丽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莱·帕克, 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印度史现代讲师。

日本:

I.J.麦克缪兰, 牛津大学日语讲师。

中国:

丹尼斯·特维切特·吴高登,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教授。

波斯:

戴维·摩尔根, 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系中东史讲师。

英国:

尼古拉斯·泰克, 伦敦大学院历史学高级讲师。

荷兰共和国:

约纳丹·I·伊斯瑞尔, 伦敦大学院荷兰历史和风俗教授。

北美:

G.V.斯卡迈尔, 剑桥大学潘布鲁克学院研究员。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查姆波斯, 斯蒂芬·道恩兹, 内尔·费尔贝恩、艾伦·加尔福德、罗伯特·厄尔文、戴维·尼科里(文献); 雪拉·科尔、提摩太·弗兰瑟、芭芭拉·里克斯, 卡罗林那·卢卡斯, 杰克伊·马休兹(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波恩); 克里斯蒂娜·利波曼(纽约); 玛丽·温森沙·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卡瑞尔·欧恩斯泰恩, 萨斯克亚·范德林德, 韦伯·范德林德, 艾利克·范·兹瓦姆(阿姆斯特丹); 杨金全(北京); 奥图·戈比斯, 罗伯特·克卢恩(日内瓦); 崔斯尼·班德斯(马德里); 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玛丽·约翰生(斯德哥尔摩); 迪克·伯利, 米科·伊科达(东京); 特劳迪尔·雷森(维也纳)

中文译者:

宋 鸥 敦春颖 苑海波 王强

太平洋:

格林·威廉姆斯, 伦敦大学近代史教授。

《革命之风》编务:

编辑: 克里斯·米德尔顿

策划: 里恩·布朗

研究人员: 卡罗琳·史密斯

路易丝·塔克

审稿: 弗朗西斯·威拉德

策划助理: 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 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 阿曼达·辛德利

图片统筹: 佐薇·斯潘塞

编辑制作:

主任: 萨曼塔·希尔

程序统筹: 埃玛·维伊斯

编辑部: 特里萨·约翰

黛博拉·莱丽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莱·帕克, 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纳

—香彭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 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俄国:

安东尼·G·克罗斯, 剑桥大学斯拉夫研究系教授。

普鲁士:

H·M·斯科特,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近代史讲师。

北美:

休·布罗根, 埃塞克斯大学历史学讲师。

法国:

科林·卢卡斯, 牛津大学研究员。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钱伯斯, 约翰·科特雷尔, 埃伦·盖德福,
艾伦·洛西恩(文献), 巴巴拉·希克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波恩), 克里斯蒂娜·利伯曼
(纽约), 玛丽·温森沙·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
(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安吉·莱莫(波恩)

安·怀斯(罗马)

中文译者:

刘大平 王朝晖

责任编辑:

袁一鸣

/ 目录 /

君主威权

1 德川时期的日本	11
2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39
3 波斯大帝	61
短论：创深痛巨的三十年战争	80
4 英国内战	87
短论：在“太阳王”的宫廷中	113
5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	123
6 新大陆的新移民	147
短论：对自然规律的阐释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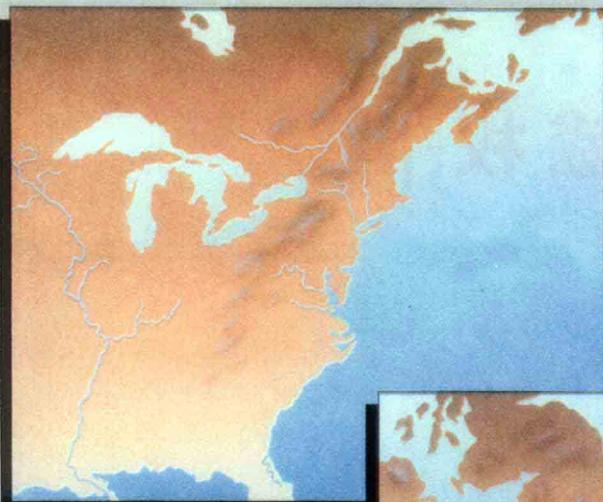
革命之风

短论：理性的时代	190
7 俄国的西化	199
短论：出国考察	223
8 普鲁士的崛起	235
9 太平洋探险	259
10 美国独立战争	289
短论：最残酷的贸易	314
11 法国大革命	327
短论：工业的黎明	355
大事年表	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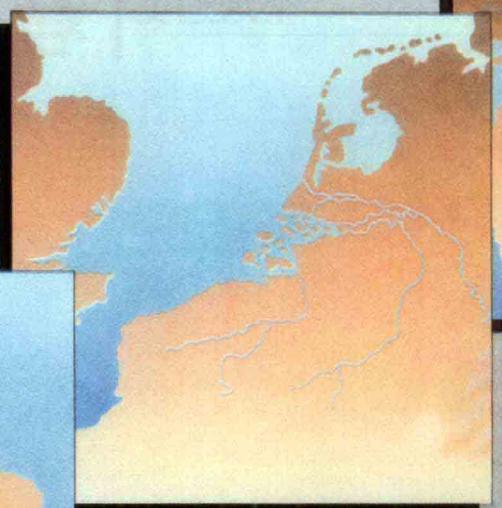
大山羊

全球通史 | 君主威权 |

北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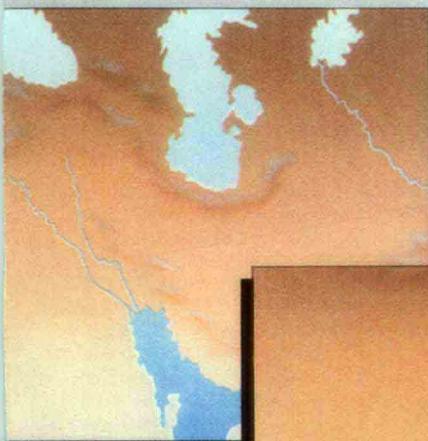
荷兰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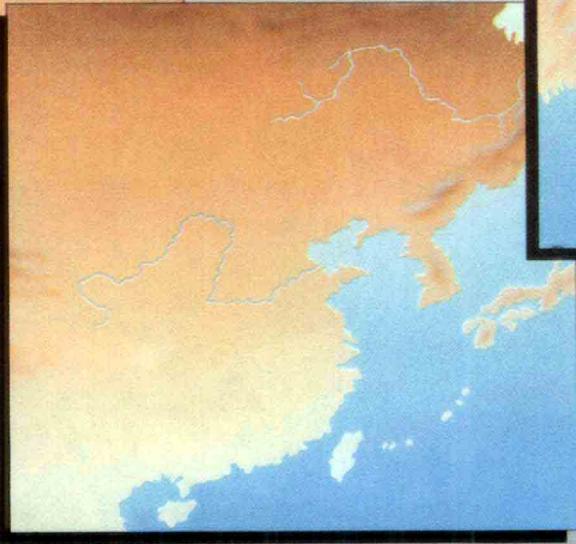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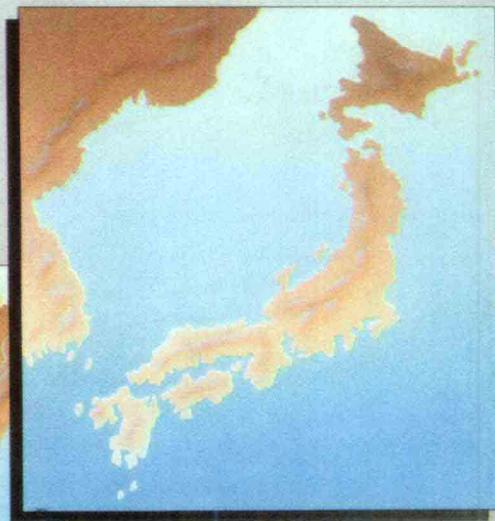
英国

公元1600年—17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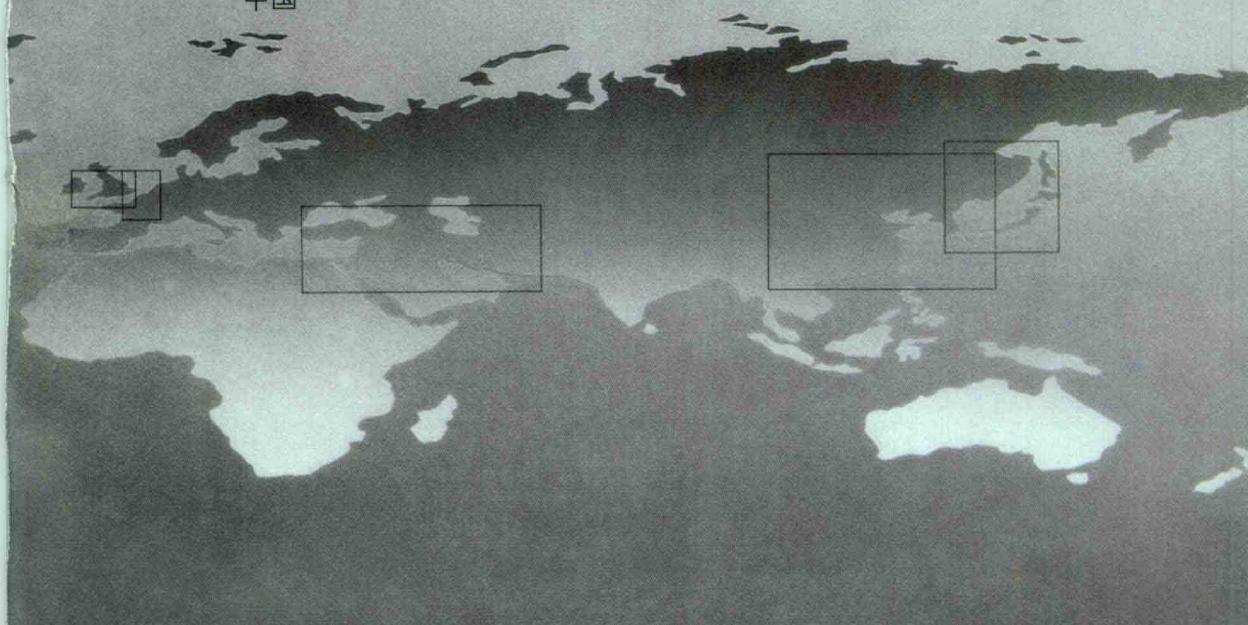
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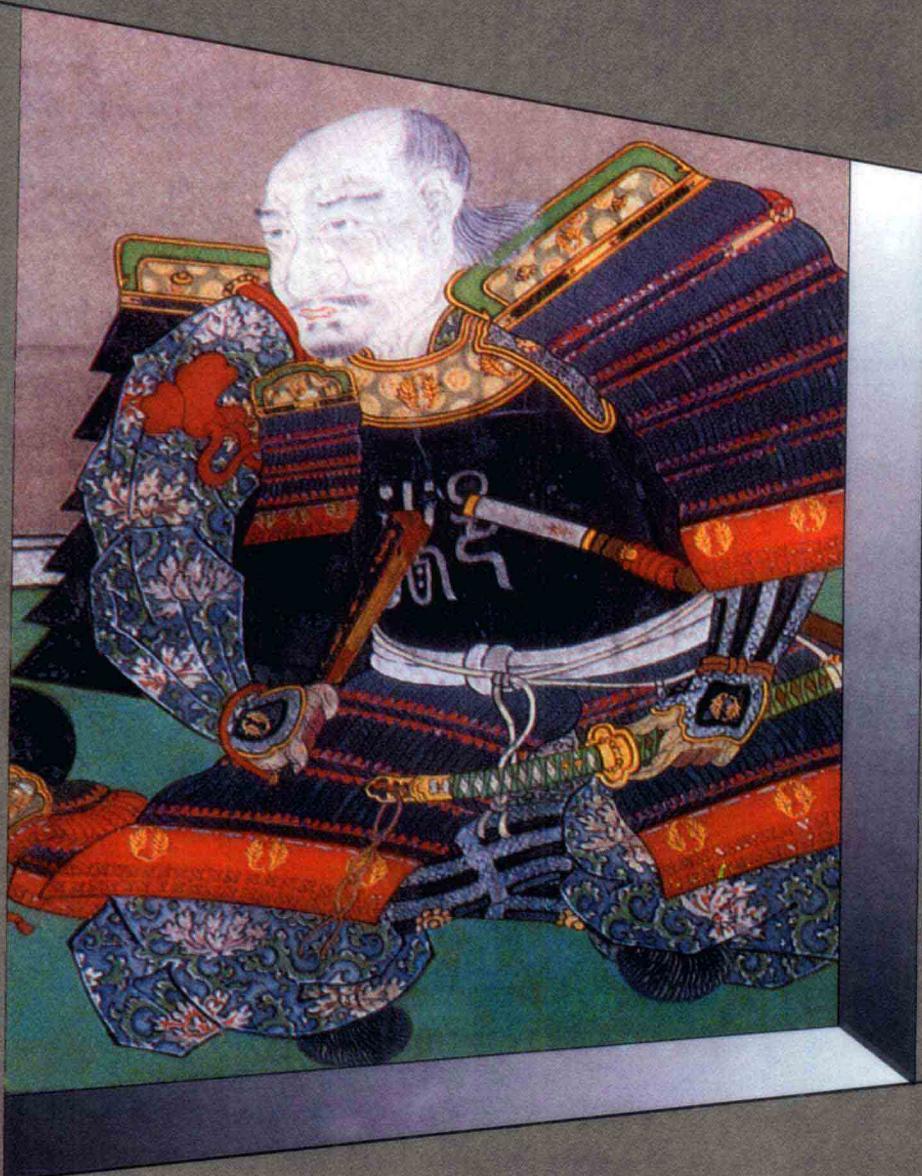


日本



中国





德川时期的日本

1

对于 8000 名在小早川秀秋的命令下宿营在松尾山的士兵来说，1600 年 10 月 21 日的夜晚是他们在户外的一个不幸的时刻。这个季节的气候非常恶劣，夜幕降临时，一场原本轻微的毛毛细雨突然变成了倾盆大雨。他们的山顶阵地在日本最大的岛——中部本州的关原村庄上，这一位置使他们完全暴露在自西而来的肆虐狂风下，风怒吼着穿过沿琵琶湖延伸而来的小路。但是基于两点考虑，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暴风雨还没有恶化为夏末和深秋经常蹂躏日本的台风或飓风；而且至少他们不在行军途中，不像他们在下面山谷中的盟军那样，还在泥泞中跋涉。

在子夜过后的几个小时里，约有 70000 浑身湿透的人到达了关原村庄，他们是军阀石田三成的联合部队。雨水几乎使他们视线模糊，夜幕中他们在齐膝深的泥水中蹒跚行走了 16 公里才到达这一防御地点。他们的旅程象征着两个月以来战役的顶点，在这些战役中，石田三成与强大的东部贵族德川家康为争夺日本的领导权而厮杀。前一天的战斗显示出双方的势力已大体接近，同时也间接表明了德川家康的战略：袭击关原村庄隘口，占领古城京都和门户港口大阪。现在在关原，山峰掩护了石田三成的侧翼部队，他希望将追击的德川部队引至一决胜负的对抗中。

黎明来临时，暴风雨停息了，只剩下毛毛雨和浓厚的大雾。在山顶上安全度过了一夜的小早川秀秋的部下，透过一片白雾，依稀听到最后到达关原村的衣着邋遢的部队低沉的咒骂声。大雾中，能见度还不到两步远，仅靠前面传来的声音引导部队前进。人们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碰撞声和行军士兵发出的隆隆声不仅仅来自石田三成的部队，德川家康的部队的先锋已进入他们的队列中。一时间，完全的混乱占了上风，浓浓的大雾使双方除了一团糟的撤退外别无所求。已艰苦跋涉了四个小时的德川前卫军在他们军队的余部到达时占领了阵地。一个小时后雾才消散，飘到了附近伊吹山的斜坡上，关原这才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然后战役打响了。

当战斗激烈地进行、双方胜负未定时，秀秋已安全地站在山顶上观察了四个小时。按照原计划，他要一直等到德川部队全部参

在这幅 17 世纪的丝卷画上，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勇士正准备战斗。画中描绘的人物叫锅岛直重，起初是南方军阀一个不起眼的门人，他在 16 世纪末导致国家分裂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站在得胜的军事领袖德川家康一边。德川家康及其继承人统一了分裂的国家。这名勇士 1618 年以 80 高龄安详故去。作为一个地方贵族，他一直活到得以享受长久的德川和平的最初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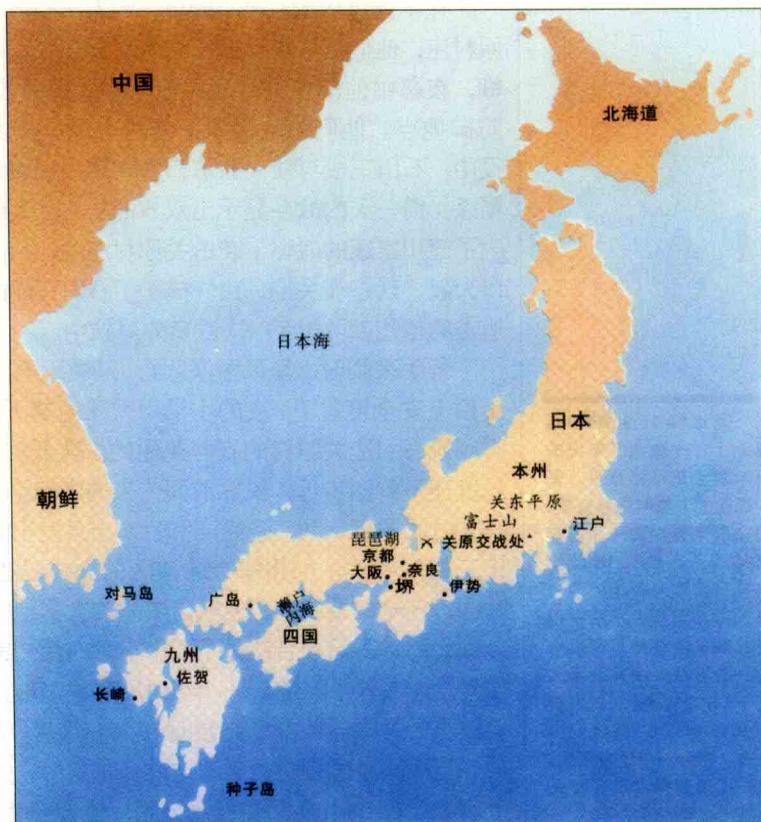
战，然后猝然下山攻击他们的左翼。到中午时，时机成熟了，约有60000名德川部队迫进山谷，石田三成向秀秋发出了行动信号。

在松尾山上没有一个人活动。几周以来22岁的秀秋始终在玩一种等待的游戏，每次他站在石田三成一边作战时，他都以向敌人主动示意来掩护自己，今天也不例外。德川家康希望山上的部队能为他所用，最初，他很失望，秀秋并没决定忠于哪一方，所以不响应家康的信号。最后在德川部队一阵箭矢的驱使下，他才加入打击石田三成的行动中。

石田三成也并非完全未做准备，他已觉察到他的年轻的同盟者的阴谋。但是出乎将军意料的是，他的左翼战线上的军官们竟然接受了秀秋的暗示，转而反对他。由于受到四面围攻，他的编队队形瓦解了，石田三成本人被杀，他的部下穿过隘口仓皇地向西逃往琵琶湖。是夜，家康的得胜之师露营在战场上。通向大阪之路敞开了。

关原战役是历史上日本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使德川家康夺取了日本的统治权，也宣告一个空前的锁国与停滞时代的来临。

日本帝国的首都是古城京都，在这里，天皇——一位令人尊敬却几乎没有实权的人物——主持着金碧辉煌的宫廷。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是接连不断的军事领袖。他们中最伟大的是丰臣秀吉，他自内海的港口城市大阪发号施令，两次发动侵朝战争，都未获成功。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赢得权力，他将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东部城市江户——今天的东京。江户位于关东富裕的农业区的中心地带。在早期内战中，德川家康奠定了自己的权力。



一位无名艺术家描绘了身着宫廷服饰的德川家康，这幅画是在他死后绘制并被展示给人们的。他死于1616年，时年73岁。那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已故去，他稳固地获得了作为幕府将军或是国家军事统治者的地位。曾亲身参加50多场战役的家康以狡诈、耐心和非凡的坚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士兵称其为“老獾”。他奠定了家族的命运，德川家族在其后的250年里统治日本，这不仅依赖于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也取决于他在管理国家、提高税收和驱逐敌人方面的技巧，德川王朝的继任者们同样继承了这些才能。



在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的统治下，日本竟然做出了几乎完全断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大决策，实行“闭关锁国”。

日本的选择实在令人震惊，因为它是在其他地区眼界正放宽的时候做出的。17世纪是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并日益昌盛的一段时期，也是以欧洲向北美移民为特征的探险和拓殖的时期，出现了一批能力非凡、长寿的君主，他们借助枪炮、印刷术和进步的交通联络系

统和所有这些相对新的技术、进步的产品来加强统治。

在这一世纪的进程中，日本的邻居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王朝的统治，并产生了一位2000年帝国统治中最伟大的皇帝。波斯在阿拔斯国王统治下也经历了复兴，阿拔斯击退东西两线的敌人并建立伊斯法罕城以炫耀辉煌。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的统治胜过法兰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的凡尔赛宫成为王权专制主义信条的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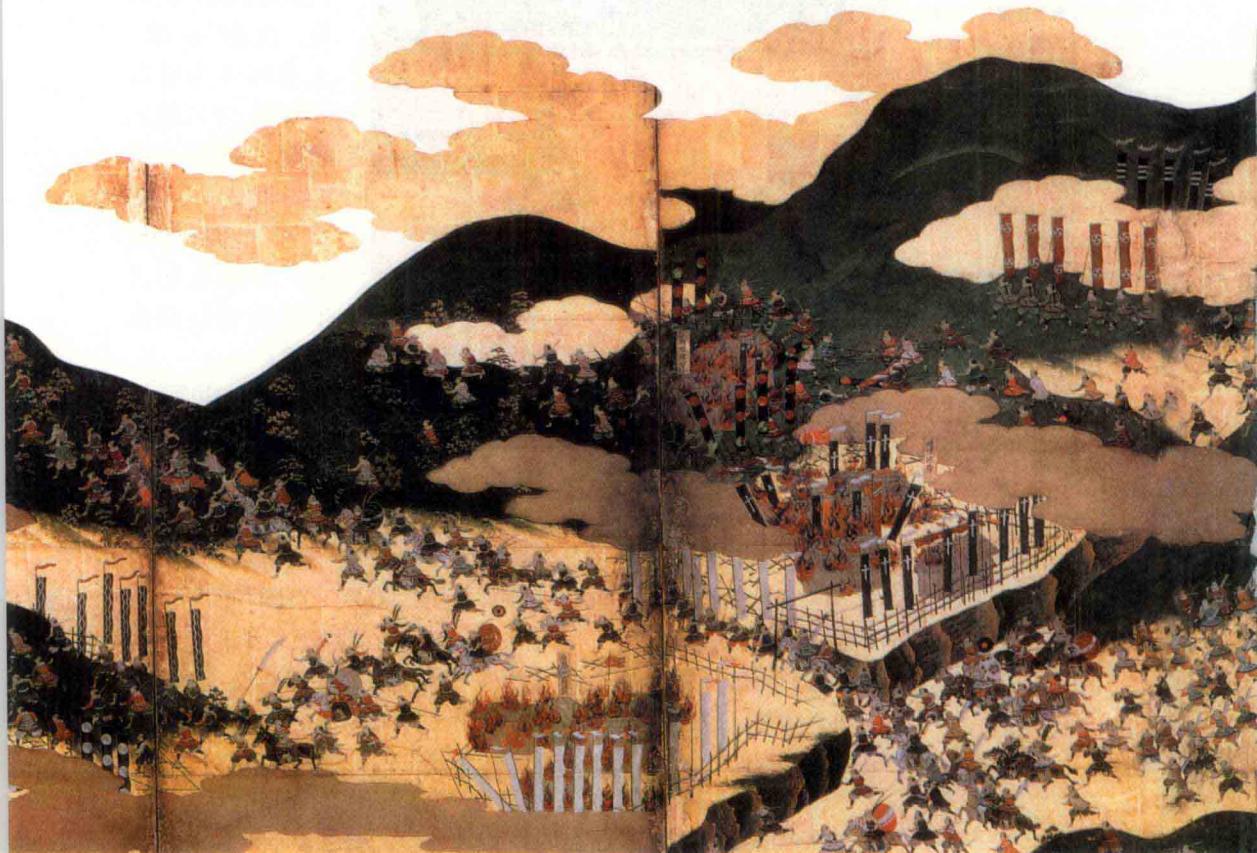
但是有两个国家作为这一规则的例外而存在：英国和荷兰。英国有两个国王被废黜，一个国王被砍头。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荷兰共和国选择了共和政体，这使它的保皇党邻居感到恐怖。然而这种事件对日本并不意味着什么，日本这个时候已经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又把自己紧紧地裹在了孤立主义的茧丝中。

几个世纪以来，多山的日本群岛一直受古代传统和军事实用主义的混合统治，国家象征性的首脑是天皇。根据日本的传统，天

皇是创造日本诸岛的太阳女神的后裔。天皇在京都主持宫廷事务，他引导宗教仪式，以确保日本的持续繁荣，他自己作为半神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根据帝国的法令，国家要由官僚来统治，所有日本人都要效忠天皇。

然而，从实际权力和非礼仪上的权力而论，天皇的影响不如其强有力的臣属——以幕府将军而闻名的军事独裁者的势力大。自12世纪末起，武装力量控制了国家权力，天皇必须同意幕府将军的支配权，认可他们对帝国的管理。皇室不久就明白反抗将军的命令是毫无益处的，因为将军不仅是国家的总司令，也是最大的地主，

这幅细致的图画在一个屏风上，屏风是德川家康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它展示出1600年关原战役中将军大获全胜的情景。德川家康善用谋略，出奇制胜，石田三成则雪上加霜，遭同盟者的背叛。画中描绘石田三成所部正从熊熊燃烧、即将化为灰烬的营地仓皇出逃，遗留在身后的旗帜表明他们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家康的部队在低云密布的掩护下蜂拥向前，大雾把战役推迟了一个多小时。那场战役实际上比这幅受胜利者委托绘制的画面所揭示出的更残酷、持久和混乱。此后没有一位日本贵族敢于在公开战中与德川军队遭遇。



权力根植于土地中，蕴藏在无数极小的茅草村庄里，他们的稻米收成不仅是国家的主要物产，也是交换一切有价值的资源的中介。

土地既能生产出食物，又能提供人力。日本的农村被分成采邑，每块封地都由一位地方贵族或大名来管理。大名在领地内依靠武士来维持秩序。武士是武装侍从，大名分给他们小块土地，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持续的忠诚。大名本人又对将军表示效忠，所以如此，或是感谢他获得的土地，或是惧怕将军收回土地。这些地方贵族承认天皇的统治权，但在战争中集结在将军的旗帜下。

正像日本没有单一的统治者一样，也不存在一个所有日本人都赞成的宗教。岛上固有的神道教承认数不清的神灵，既有有生命的，也有无生命的。天皇提出崇拜神道诸神。通过这些神，信仰者们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持续的，都会得到好运或恶运。公元6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引入佛教，根据佛教原则，在经历了无数次再生之后，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世间存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与这两种信仰共处的是儒教，它也源于中国，儒教强调恭顺、忠孝和公益。

尽管存在这种相互抵触的对封建主效忠的混合物，但这一段时间，日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然而，到了15世纪中期，日本的和谐开始出现裂痕。一个麻烦是，京都算是个不合适的权力所在地，它位于本州岛中部，在整个国家最富裕的农业地区关东平原以西约360公里，关东这个富裕的平原距首都太远不容易被控制，但是它却又足以成为威胁首都的根据地。更为不利的是，京都距被本州环绕的内海60公里，西部的九州岛和南部的四国岛才是群岛真正的中心。像位于东部的大阪和堺、西部的长崎这样的港口城市不易被位于内陆的首都所控制。而且，作为日本与外部世界门户的整个西海岸也不在京都的防范之内。

只要将军仍是日本无可争议的主人，那么首都的战略弱点本身就不成为问题。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大名及他们家族的权力逐渐增大，地方势力日益强盛而将军的势力却日益削弱。由于将军奖赏追随者的唯一办法是把自己的财产转让给他们，因此就削弱了自身的根基，而加强了臣属的地位。宗教机构也变得难以驾驭，许多和尚看出同时做武士没有什么不合适，他们把寺庙变成要塞，并获取大片土地。

1467年危机出现了，当时将军发现他无法在对继承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实施统治，竞争各方甚至在京都街头动手互殴。首都内长期的战斗使这个曾经人口众多、繁荣兴盛的城市变成一片焦土废墟，军队可以随时调动，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不设防的国家中。帝国的

